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蟹到秋深

伟大江



我喜欢熟蟹的颜色。红里带橙,背甲厚处颜色沉些,薄处又透着亮,一盘盛着,很有秋日的丰足。朋友从阳澄湖边寄来大闸蟹,便让人惦记起这样的颜色。湖边的芦苇如何了,我无从知晓;这一餐的滋味,却可以认真领受。

蟹的滋味,要从揭壳时慢慢尝起。热气散开,蟹黄贴着壳,细肉藏在一格一格的壳隙中。黄的厚,肉的清,各有各的好。姜醋当然要备,蘸多了又舍不得,怕那股酸辛把蟹味压了去。有时只取一点蟹肉,不加佐料,细细嚼着,才知道它的甜来得很轻,余味却长。吃到这里,倒能明白,为何那么多寻常的调味,到了蟹面前,都肯退让些。

不过,旧时的食蟹席上,还有一样如今不大惦记的东西:橙。

高似孙写过“蟹到强时橙也黄”。这句诗使人想到两处秋色,一处在水里,一处在枝头。蟹正肥,橙正熟,相逢在一张饭桌上,自然合宜。只是今天读来,容易把橙当作饭后的果子,或者席间的一点颜色。翻到林洪的《山家清供》,才见出橙与蟹的关系,还可以更亲近些。

书中有一道“蟹酿橙”。挑黄熟的大橙子,切下顶盖,剝去瓢,留一点汁,把蟹膏蟹肉填进去,再将带枝的顶盖覆回原处,入小甑,用酒、醋、水蒸熟。蟹从硬壳里取出,又住进了柔韧的果壳。一只橙子,本来切开便可吃,却被这样周折地用了一回。读这段食谱,先觉得费事,继而又舍不得省掉哪一步:尤其那带枝的盖子,既已切下,仍要原样盖回去,端出来,应当还像刚从树上摘下

的模样。

我颇喜欢这一点不肯省的心思。剔蟹已经费工,剝橙还须小心,若只求吃得便当,大可不必如此。可是一枚橙既供香气,又作盛器,揭开它,才见到里面的蟹膏蟹肉,便多了一层意趣。至于橙香怎样渗入蟹肉,汁液又怎样调和膏腴,单凭书上的几个字,还不能尽知。我却愿意为这样的滋味留一点想象,不急着想替它说尽。

林洪写完做法,说它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兴”。写吃食写到这里,连菊花也请来了,却并不显得多余。新酒、熟果、肥蟹,原是深秋里相继有的东西,花放在一旁,便凑成了一席。秋日的清气与厚味,也就都有了着落。古人的一餐有时真肯费心,既照顾口腹,也照顾眼睛,连尚未入口时的兴致,都不轻轻放过。

这么一想,再看清蒸蟹旁边的小碟姜醋,也觉得它有可亲之处。细姜浸着醋,入口微辛,正好接住蟹肉的鲜。家常的做法,自有家常的妥帖。而那只盛着蟹肉的橙,可以留在心里,等哪一回有了兴致,再照着旧书试一试。食谱隔了许多年,读着仍让人想往厨房去,便不只是纸上的热闹了。

旧书里的那枚橙,读来仍有清香。蟹肥橙黄的时节,秋已深了,古人却还在兴致勃勃地张罗一餐,连橙上那一小截枝,也舍不得去掉。我喜欢这样的秋天。风露渐重,草木将老,饭桌上却还留着许多鲜明的颜色。阳澄湖来的蟹,正添得其中一笔。

生。城里公园也种桂花树,花开同样芬芳,总觉得缺了一点东西。少了江风淡淡的水腥气,少了舅舅轻敲树枝的声响,少了舅妈在灶台蒸桂花糕时,袅袅升起的白汽。也少了那句温柔叮嘱——“轻点轻点,别把树枝打疼了。”

某年秋日在街上偶遇桂香,我下意识回头,以为身后便是大江。眼前只是一排修剪整齐的行道树。我静静站了片刻,只是闻着。

去年秋天回乡。舅舅老了,脊背佝偻,早已不再摇船。他说那年桂花开得迟,一度以为不会开了。桂花树依旧伫立,长得更高,枝叶愈发繁茂。舅妈照旧蒸了桂花糕,端上来笑着说:“尝尝,还是从前的方子。”

我咬下一口,软糯香甜,一如记忆里的味道。

那日午后,我坐在院中,看江风拂过树梢,细碎花瓣飘进茶杯。舅舅坐在一旁,默然无言,偶尔抬眼望望桂树,再望向长江。阳光穿过叶隙,落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上。望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他和这棵桂花树越来越像——一辈子扎根江边,沉默寡言,却把全部甘甜留给身边的人。

临走,舅妈照旧塞给我一包干桂花。我接过,放进背包。

回城车上,我打开袋子轻嗅。就是这个味道。江边独有的味道。

江风不息,桂花常落。往后每一阵秋风里,都有一棵江边的桂花树,在等我。

老街古巷

郑显发

十月的风,轻轻探进古巷的领口
青石板承住漫落的梧桐碎金
墙根青苔收敛起盛夏的湿润
老墙斑驳,叠着几代人的晨昏
木门半掩,悬着褪色的木牌
檐角蛛网兜住一缕浅淡秋云
风穿过巷弄,不疾,也不喧嚣
谁家窗台,菊香漫过低矮窗棂
石阶的纹路,藏着岁月的掌纹
偶有落叶,旋舞着缓缓栖身
旧店铺静立,守着余下的温存
竹篮倚着门槛,落一层薄尘
往日的叫卖,早已随风声远遁
只留檐下铜环,静待故人叩问
阳光斜斜切开狭长的街巷
光影流动,漫过灰砖与木樨
时光在这里走得格外缓慢
不追赶城外飞驰的滚滚红尘
巷尾老槐树,抖落一季余温
几片黄叶,轻吻斑驳墙身
没有盛大秋景,只有寻常余韵
烟火沉在角落,安静而深沉
我缓步穿行,放轻脚下足音
怕惊扰巷里沉淀多年的温存
一砖一瓦,皆是光阴的信文
写尽人间烟火,淡看秋来秋尽
老街不语,收纳所有归心
秋光漫卷,温柔裹住这方巷门
岁月安然,在古巷静静栖存

霜降

汪求明

霜降在十月的故乡铺开
秋风卷起寒凉
漫天蝶影纷飞
大路在晨昏里目送着小径
走进空山
让我的鞋底
沾满半生散不去的迷茫

不是梨花飘零的季节
仍有梨花的悲悯落入
我的掌心
那年母亲走进梨园
隐匿于背后的山坡
从此我每一步踏着晨霜
走过那片草香弥漫的荒冢
心中默念着母亲,不敢高喊
生怕惊扰了老人家的静修
像小时候母亲把“宝贝”
含在嘴里
轻轻揉进摇动摇篮的晚风里
生怕半分声响
碰碎了我梦中的月光

江边的桂花

李娅



桂花是秋天寄来的礼物。
这份礼物,城里也能闻到,但最厚重的那一份,总是落在江边——在那条大堤上。

舅舅舅妈的家,就在长江大堤脚下。老屋红砖砌成,院子不大,院里立着一棵极大的桂花树,是外婆年轻时亲手种下。树冠撑开,遮了小半个院子。每年十月,满树金黄细碎的花苞次第绽放,香气如江水涨潮一般,漫过院墙,漫过堤坝,一直飘向江面。

舅舅寡言,一辈子与江水打交道。摇船,打鱼,修堤,掌心的厚茧,比江边鹅卵石还要粗。可每到桂花盛开的时节,他便格外温柔。清晨,他搬出洗净的旧床单铺在树下,持长竹竿,轻轻敲打枝桠。金色花簌簌坠落,像一场碎金的雨,不问人间值不值得。舅妈守在一旁,端着簸箕,轻声念叨:“轻点轻点,别把树枝打疼了。”

有一年我试着搭手,接过竹竿用力一敲,树枝断了一截,花瓣却落得寥寥。舅舅并不恼,只缓缓说:“要对得起树,树才为你开花。”这话年少的我读不懂,经年之后,才慢慢明白。

舅妈手巧。新采的桂花清水漂洗,摊在竹筛上阴干,满院子浮着湿润的甜香。一部分用来泡茶,一部分蒸成桂花糕,还会取一小撮装进纱布袋,塞进我的书包:“带到学校去,想家了就闻一闻。”

那时候我不懂何为乡愁,只觉得桂花香,真好闻。

后来我离开故土,进城读书、谋